

書名 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
堂重刊本
撰者 明 胡廣等 奉敕撰
卷 卷四十三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性理- 明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編號 C4524700

卷四十三

新刊性理大全第一卷

極圖

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姓周氏名厚實字
叔後避英宗准舊名政得頤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博學
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如慈務道理
作太極圖通書易兩數篇篇襟懷淵澹雅有高趣尤崇佳山
廬山之麓有溪為先生濯澗而祭之因寓以濂溪之稱而築
堂於其上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
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第證其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
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御公志
好學論等章則可見矣滿清逸誌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
大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無疑也然先生
以抄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
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
亦復不知有所統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宋內翰宏
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神效穆脩而采而王季胡氏作
以為先生非正為神穆之學者此持其學之一師耳非其
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安非
以竊管疑之及得說文攷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用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52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堂重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統諸書而深造極詣尤莫尚於邵子其所著書其文章皆行于世
公隱居時有草奏數問程文憲公過而署之曰草廬唯此程文憲
鑑程鉅夫南城人元初見知於世祖官至翰林李士承有母有草
極言民間利病及精搜訪賢才世祖出日嘉納之卒諡文憲追封建
國公有雪 ○元文敏公明善以學有命問易詩書春秋歎曰所
先生言如探淵海

新刊性理大全四十二卷終

新刊性理大全第四十三卷

學

小學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
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
少所見皆不善縱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古之
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為先蓋人之幼也智
愚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
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譏說挫惑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
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補
註李龍云豫禁於未發之謂豫知謂心之所
知思謂心之所思格言至言也鑠銷也
人多以子弟輕俊為

大學之法
為先

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以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大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朴之。若既朴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忠信孝弟者。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工夫。今人全未曾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

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令人只去事上理會。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子，誠敬善端發見，了然而大學等事，小兒子不會推將去，所以又入大學教之。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存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此禮文制度，又于自家身已甚事。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閑冗董百方措置思索。

反以害心。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為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且直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是如何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此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二三分大學只出治光彩又曰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為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工夫或去敬當不得小學其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樞初頭如說恭已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

此是。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洒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稍大即教做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天命非所以教小兒教小兒只說箇義理大際只眼前事或以洒掃應對之類作段子亦可每常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声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叶韻處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孰存。教小兒讀詩不可破章又曰授書量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佳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教行亦不妨蓋兒時讀書終身改口不得聲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如訓詁則當依古註問向謂小兒子讀書未須把近代解說底音訓教之却不知解時如何若依古註恐他不甚曉曰解時却須正說始得若大段小

底又却只是粗義自與古註不相背了。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頗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必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人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即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大來涵養已成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無此非志天有所立因何得成立。因論小學曰古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

若自理會不得自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備於前。弟子職所受是極去受業去後須窮究道理到盡處也毋驕恃力如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即是做入底樣子。小學多說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處又曰前賢之言須是直箇躬行佩服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問小學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曰人既自有箇良知良能了聖賢又恁地說直要人尋教親切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看我是能恁地不恁地小學所說教人逐一去上面尋許多道理則著大學亦只是這道理又教人看得親切實如此不是胡亂恁地說去。問其於看大學如小學中有未曉處亦要理會曰相兼看亦不妨學者於

文爲度數不可存終理會不得之心須立箇大規模都要理會得
至於其明其暗則繫乎人之才如何耳

東萊呂氏曰教小兒當以主不可便使之情實日開。問教小兒以
何爲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躡等讀書乃餘事今之有資質
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躡等皆因父兄無識見至有以
得一第便爲成材者。後生學問且須理會由禮小儀儀禮等學
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
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此則是躡等
犯分陵節終不能成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不可不察也

西山真氏曰小學之書是載胎教之法而後以內則之文繼之列女
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踣不食邪味割不正不
食齋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
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此言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
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也合列女傳與內則一篇觀之則小學之教
略備矣

魯齋許氏曰小學內明父子之親言凡爲人子爲人婦幼男與未嫁
女子皆當盡愛盡敬不敢自專事親之道也○凡人幼小時不引
得正後便難了如字畫端楷之類是也

臨川吳氏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
別也而教之以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以後長因其良知良能
而導之而未及乎讀誦也教之數教之方教之日與夫學書記學
幼儀則既辨名物矣而亦非事天讀誦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

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
教以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然古人豈廢讀誦哉戴氏
記拾曲禮遺言局三言或四言管氏書載弟子職一篇四言或
五言六言皆韻語句短而音諧蓋取其讀誦之易而便於童習也
古書闕而教法泯俗間教子率以周興嗣千文李瀚家來開其先
讀誦雖易而竟何所用士大夫之家頗欲知其無用而舍旃童習
之初遽授小學孝經等書學語短長參差不齊往往不能以句教
者強偃而學者苦其難又胡能使之樂學哉程子嘗欲作詩略言
教童子洒掃應對事長之節而不果作陳氏五言禮詩近之而有
未備君子病焉

總論爲學之方

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
何謂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
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末攷詳略採異同者是也是
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名數之學君子學是而不以爲
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爲始也○義之精者預是自求
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學
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
○解義理者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
誤人○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
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涸然冰釋
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

於自得

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補註杜元凱各預汪海膏澤然知之必怡然四句皆其左傳序中語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窮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要誠意燭理上知則頓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凡志於求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及不誠矣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雖得之必失之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於速也然寒暑之變極微曷嘗遽哉○學者須要知言○凡人絕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多聞識者猶廣儲藥物也知所用為貴○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言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人都無只有箇義理之養人又

事者自洽極於剛

不知求○耻不知而不問都於不知而已以為不知而必求之終能知之矣○學而求有所知者譬猶人之方醉也亦何所不至及其既醒必惕然而耻矣醒而不以為耻末如之何也○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易曰知至至之○學者自洽極於剛則守道愈固勇於進則遷善愈速○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一云或以愛而遂上或以難而稍緩苟能遇難而益堅聞過即改何遠弗至也○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方可自安○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補註熊氏曰聖人純亦不已論其地則至神聖而極不容有所加損也熊本以此條合上條為一條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

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不止湯武所以反之而聖○學者所見
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
恐終敗事○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業用
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百工治器必貴於有用器而不可用
工不爲也卒而無所用學將何爲也○力學而得之必擴充而行
之不然者局局其守耳○學者有所聞而不著乎心不見乎行則
其所聞故自他人之言耳於已何與焉○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
於正正莫大於誠○問有因苦學失心者何也曰未之聞也善學
者之於其心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曾謂為心害乎○古
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游養德無求進之心故其
所學必至於有成後世之人自其為兒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

長進遂時習之所尚莫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哉○學
而爲名內不足也○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
正一作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
怠而縱之則存者亡矣○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有志於
道而學不加進者是無勇也○博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猶不可
得況學聖人之道悠悠焉何能自得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
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何所
爲而迫切至於如是其極哉善學者當求其所以然之故不當誦
其文過目而已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苟曰姑俟來日斯自棄也
○無好學之志則雖聖人復出亦無益矣○不知性善不可以言
學知性之善而以忠信為本是曰先立乎其大本者也○問人有日

君子之學必至於至

記萬言或妙絕技藝者是可學乎曰不可才可勉而少進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積學明理既久而氣質變焉則暗者必明焉者必立矣。質之美者一明即盡濁滓渾化斯與天地同體矣唯敬持養抑其次矣及其至則一也。氣質沉靜於受孝為易。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且晝之所害為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治身矣。人之為學避其所難而姑為其易者斯自棄也已夫學者必志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人皆可以為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悌其所當悌自是而推之且亦聖人而已矣。孝者不學

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今之學者有二弊溺於文辭牽於詁訓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人之學當以大人為標準然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學顏子之學一作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一作有箇仁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敬主。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莫知。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正則博言不貴文貴於當而已當則文。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道自微而顯自小而章。問立德進德之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于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定後

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于立則
 進而至于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考也
 張子曰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粗入精也如孝事親忠事君一
 種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
 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已能尋見道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
 安矣。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穡是蓂雖有饑饉必
 有豐年蓋求之則雖有所得發源端本處既不設則義可以自求
 ○人欲得正已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迫在人固
 須求之有漸於已亦然蓋精思熟慮以求大功則其心隘淮是得
 心弘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玩心未熟可
 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致愈遠。為學所急在於正

心求益若求之不巳無有不獲惟勉勉不忘為要耳。人若志趣
 不遂心不在焉雖卒無成人惰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誠得君子
 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學
 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功數年自
 是享之無窮人多是耻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
 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長弘知子實罕賈有甚不得聚天
 下衆人之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於二端而使勝於聖人也。義
 理有疑一作則濯去舊見以來一作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剝
 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
 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又則自覺進也補註濯去謂舊之識也心則
新意自生也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
也剝焉也

不疑步步進則漸到書則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為聞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然終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為，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廣體胖，心既弘廣，則自然舒泰而樂也。若心沮，能弘廣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廣，則入于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為冠者，以重其首；為履者，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為銘皆所以慎戒之。○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大壽之理，皆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孝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為氣所使而不得為

大中之道

賢者，蓋為不知學。○為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與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大中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補註曰：寬而栗，柔而立，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便是教人變化氣質。天資美不足為功，惟矯惡為善，矯情為勤，方是為功。人必不能便無是心，須是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處以易簡為是，接物處以時中為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惟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為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仲尼一以貫之，蓋只著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

息。○下學而上達者兩得之人謀又得天道又盡任私意以求是未必是虛心以求是方為是天道仁與不仁是與不是而已。○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便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為盈約而為泰亡而為有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人之有耻於就問便謂我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為心故學者當毋我補註橫渠此條切中。○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後世學者之病。小在人能弘之而已。○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于道德則在已求之而無不得者也。

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學之不講

顏子
真百
世執
範

是吾憂也仁亦在夫熟而已。○今之學須是如饑之須食寒之須衣始得若只欲彼善於此則不得。○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顏子工夫未真百世軌範合此應無入路無住宅。龜山楊氏曰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牀大須是會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是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怨怒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詩人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彷彿利以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

所為絕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為文章
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為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進如此由
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為己之學正猶餓渴之於飲食
非有悅乎外也以為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
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為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此固學之不
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俟俟
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
忽也○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為得驗
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
為無用之文徼倖科第而已果何益哉○學者必以孔孟為師學
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未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學者必以孔孟為師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及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組織
為工誇多闢靡以誇其聞而已故摭其華不如其實未嘗蓄德而
反紂也彼亦焉用學為哉○自孟子沒聖學失傳荀卿而下皆未
得其門而入者也七篇之書具在始終攷之不過道性善而已知
此則天下之理得而諸子之失其傳皆可見也夫學道者舍先聖
之書何求哉譬之適九達之衢未知所之六經能指其攸趨而已
因其所指而之焉則庶乎其有至也徒散精神於章句之間則未
矣○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
人之難為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為可至則必以為狂而竊笑之夫
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人為師猶
學射而立約然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

學者必以聖人為師

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為準○顏淵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至於設則知所息矣若夫承挺而目不瞬貫風而懸不絕曰左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習而察故說久而性成之則說不足道也○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著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為學蓋自以為無可疑者故其學竟能相尚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答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答之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是善其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知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進而見子貢猶辨

問數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之事為證故仁知兼盡其說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人以為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

和靖尹氏曰凡學問切忌間斷便不是學一日暴之十日寒之矣可哉○學問不可有私心私心人欲也人欲去天理還○問如何位而優則學曰學豈有休時書曰念終始與于學荀子曰學至死乃已而已

陳水司馬氏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為○問遽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帝貴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為非者况五十乎况如心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

聖人有能窮其高遠者哉

五峰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於天地之謂也小用者明利計功之謂也。○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於天拘於已汨於事誘於物故無所不用學也學必習習則熟熟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慮而行神則不期而應。○以反求諸已為要法以言人不善為至戒。○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知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有之則已知之在人有人之而人不知從而與人較者也能有者也。○學道者正如學射纜持弓矢必先知的然後可以積習而求中的矣若射者不求知的不求中的則何用持弓矢以射為列聖諸經千言萬

語必有大體必有要心人自少而有志尚恐奪於世人日月蹙縮終身不見也若志不在於的苟欲玩其辭而已是謂口耳之學當何足云夫滯情於章句之末固遠勝於博奕戲豫者矣持以一班自喜何其小也何不忘於大體以求要妙譬如遊山必上東岱至於絕頂坐使天下高峰遠岫卷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與。○脩身以寡欲為要行己以恭儉為先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延平李氏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踐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中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又用力於此庶幾漸明。○學於有力耳。○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

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六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

朱子曰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為聖為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爭辯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狀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是一狀

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箇道理自然頭。有箇著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則處。窒礙孝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其底說擴充說體驗說涵養也是壞好底言語做箇說話必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為學須先立得箇大腔當了却旋去裏面脩治壁落教絲密令人多是不會知得箇大規模先去脩治得一間半房所以不濟事。識得道理源頭便是地盤如人要起屋須是先築教基址堅牢上面方可架屋若自無好基址空自今日買得多少木去起屋少間只起在別人地上自家身已自沒頓放處。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有利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

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此小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小既今且道他那大底是其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繞通則几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辯莫不皆通。或問氣質之偏如何做得曰繞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屋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轉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須是如此推出方能合義理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洒掃大廳太廟亦只是如洒掃小室模樣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然若

有大處開拓不去即是於小處便不曾盡心學者貪高慕遠不肯從近處做去如何理會得大頭項底而今也有不曾從裏做得底外面也做得好此只是才高以智力勝將去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論天下無不載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又曰如今為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却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有箇大學大事底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闊去高來小時做底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相似。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要待一箇頓段大項目工夫後方做得即今逐些零碎積累將去纔等待大項目後方做即今便蹉過了學者只今便去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如今學問未識箇入路

就他自做到不覺惟既識得箇入頭却事事須著理會且看世上
多多少少事既識得路頭許多事都自是合著如此不如此不得
自是天理合下當然○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
識得此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
多少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
若把湯去湯便死了若抱絕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
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他自得些滋味了如喫果子相似未識滋
味時喫也得消喫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為學功
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為學功夫固
當有先後然亦不是截然今日為此明日為彼也且如所謂先明
性之本體而敬以守之固是如此然從初若都不敬亦何由得有

見耶○或言學者工夫多間斷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救一箇間斷
○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工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今但專一
於此下功不須思前算後計較得失講學亦且看直截明白處不
要支蔓○學問緊要處是見處要得透徹然不自主敬致知上著工
夫亦無入頭處也○為學不厭卑近愈卑近則功夫愈實而所得
愈高遠者其直為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持敬讀書表
裏用力功須實下工夫不可徒為虛說然表裏亦非一事但不可
取此而舍彼耳其實互相為用只是一事○人須做工夫方有疑
初做時定是觸著相礙沒理會處只如居敬窮理始初定分作兩
段居敬則執持在此純動則便忘了問始學必如此否曰固要
知居敬在此動時理便自窮只是此話功夫未到時難說又曰但

能無事時存養教到動時也會求理○學者精神短底看義理只到得半途便以為前面沒了或曰若功夫不已亦須有向進已須知得前面有方肯做工夫今之學者大槩有二病一以為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工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事不得不肯做工夫○學者須為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著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總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意思做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便總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著只總覺放心便在此子學

又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其嘗謂雞犬猶是外物總放了須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求總覺便在這裏雞犬放猶直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因言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資稟高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夾雜處他大段用工夫不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聰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友是說得來大段精切○人生與天地一軀無此欠缺處且去子細看秉彝常性是如何將孟子言性善處看是如何善須精細看來○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几下了聖人之所以為聖也只是好學○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于帝無非取諸人以為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

冊這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學乃能變化氣質若不讀書窮理王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所贊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迷而不反聖人為之屢言身始肯來已是下愚了况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為禽獸而已蓋人為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禽獸何別。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缺子自家底知學問則方無所欠缺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着了。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為底事盡人做到聖賢止是却好又不是過外。凡人須以聖賢為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為高而自視為異故

不肯進抑不知使聖賢本自高而已別是一樣人則早夜孜孜別是分外事不為亦可為之亦可然聖賢豈性與常人一同既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為己任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己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交同枉過一世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今世學者往往有物而不能有其則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極高明而道中庸此數句乃是徹首徹尾人性本善只為嗜慾所迷利害所逐一齊昏了聖賢能盡其性故耳極天下之聰目極天下之明為子極其孝為臣極其忠或問明性須以敬為先曰固是但敬亦不可混淪說須是每事上檢點論其大要只是不放過耳大抵為己之學於他人無一毫干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過將這些

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真實道理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也夫道一而已矣這些道理更無走作只是一箇性善可至堯舜別沒去處了下文引成颺頹子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人皆可為也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富有進志不足以有為此學者之大病○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真是真箇去做說正心直要正心說誠意直要誠意脩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咏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咏一餉說脩身又將聖賢許多說脩身處諷誦而已或撥捨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為孝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用者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孝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孝者

大要立志絕孝便要學聖人是也○問人氣力怯弱於學者妨否曰為學在立志不干氣血強弱事又曰為學何用憂惱但放心平易寬快去或舉聖門弟子唯稱頹子好學其次方說及曾子以此知事大難曰固是如此其看來亦有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著志順義理做去他無踴歌也○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飢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此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淳淳沉沉半上落下不濟得事○而今緊要直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其便不似聖人因其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自可超凡入聖○為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為學不進只是不勇○不可

倚靠師友。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午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去須要待明日，今日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凡人便是生知之資也，須學困學，勉行底工夫，方得蓋道理縝密去。那裏捉摸，若不下工夫，如何會了得。○大抵為學，須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鈍之資，却做聰明底樣工夫，如何得。○今人不肯做工夫，有是覺得難，後遂不肯做，有自知不可為，公然遜與他人，如退產相似，甘伏批退自己，不願要。○為學勿責無人為自家剖析出來，須是自家去裏面講究做工夫，要自見得。○小立課程，大作工夫。○且理會去，未須計其得絕計於得，則心便二頭便

低了。○嚴立功程，寬著意思，又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為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其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不休也。○為學極要求把篙處，著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為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又曰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煨，然後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煨了

却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著力于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火溫尋及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大要須先立頭緒頭緒既立然後有所持循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今日學者皆是養病○須磨厲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冥安假讓之可得○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却將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人明日也是這箇人○學者只是不為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今學者要緊且要分別

箇路頭要緊是為己為人之際為己者直捷要理會這箇物事欲自家理會得不是漫恁地理會且恁地理會做好看教人說道自家也會理會來這假饒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不關自身已事要須先理會這箇路頭若分別得了方可理會文字○今之學者直與古異今人只是強探向上去古人則逐步實做將去○為孝須是切實為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為一如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或問為孝白今人將作箇大底事說不切已了全無益一向去前人說中乘虛接濟聚許多技藝只見遠了只見無益於己聖賢千言萬語儘自多了前

輩說得分曉了如何不切已夫理會如今看文字且要以前賢程先生等所解為主看他所說如何聖賢言語如何將已來聽命於他切已思量躡察就日用常行中著衣喫飯事親從兄盡是問孝若是不切已只是說話令人只憑一己私意瞥見此子說話便立箇主張硬要去說便要聖賢從我言語路頭去如何會有益此其病只是要說妙將來將來做箇好看底物事做弄如人喫飯方知滋味如不曾喫只要難出在外面與人看濟人濟己都不得○或問為孝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已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亦有節目常存大綱在我至於節目之間無非此理體認省察一毫不可放過理明學至性件是自家物事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為先此一件為後此一件為大此一件

為小隨人所為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未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一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大要理會亦得如書詩道是不可不先理會又如詩之名數書之體語恐難理會且先讀典謨之書雅頌之詩何嘗一言一句不說道理何嘗深潛諦玩無有滋味只是人不曾子細看若子細看裏面有多少倫序須是子細參研方得此便是格物窮理如遇事亦然事中自有一箇平平當當道理只是人計不出只隨事去亦做得却有掣肘不中節處亦緣箇莽了所以如此聖賢言語何曾謾天下後世入自學不至耳○為孝須是專一吾儒惟專一於道理則自有得○須是在已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為孝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理方可講究事情○今人口裏依稀說過

不曾心曉。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脩已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不可雜而無統也。公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這箇只是合當做底事。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處不知自底處不理會終無至高處之理。於顯處平易處見得則幽微底自在裏許。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討獲之心如今說底恰似畫卦影一舫吉凶未應時一場鶻突知他如何到應後方如知元來是如此。學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忖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新刊性理大全四十三

新刊性理大全四十四卷

學

總論為學之方

朱子曰學問不只於一事一路上理會。未有耳自然而心廣者其說甚好。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發著這裏看也。酒易曉讀也。須易記。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毫析又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辯愈高明。開闊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頹惰則當涵泳振作氣象。學者須養教氣字開闊弘毅。當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詩曰允德不弘信道不篤為能為有焉能為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